

出画的情境

——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

刘洁 著

★ 这些访谈，构成了当代中国纪录片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章节。

★ 在咀嚼了纪录片三味的同时，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、复杂性，正如推开了一扇窗。

★ 并非只是一本访谈汇集，它更是一种真切的、尊重的、有深意的评论辑录。

★ 以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精神，历时8年，走南行北，融合体制内外，

独立完成了这样一份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的创作图谱。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出画的情境

——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

刘洁 著

★ 这些访谈，构成了当代中国纪录片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章节。

★ 在咀嚼了纪录片三味的同时，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、复杂性，正如推开了一扇窗。

★ 并非只是一本访谈汇集，它更是一种真切的、尊重的、有深意的评论辑录。

★ 以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精神，历时8年，走南行北，融合体制内外，

独立完成了这样一份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的创作图谱。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画的情境: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/刘洁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4. 11

ISBN 978-7-307-12910-8

I. 出… II. 刘… III. 纪录片—导演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0240 号



责任编辑:詹蜜 责任校对:汪欣怡 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whu.edu.cn)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22 字数: 437 千字 插页: 2

版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2910-8 定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出画的情境

——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

刘洁 作者简介

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博士

曾就职于武汉大学、中南财经大学。

2002-2009年，前往全国多地，以田野调查式的方法，独立完成“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系列访谈”。

同时兼任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秘书长，以及多家电视台和影视制作机构的艺术策划、创作指导、专家评审。

主要从事：纪录片史论与创作、纪录片项目管理、电视新闻业务、中外电影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

近期代表作品：

学术专著：《纪录片生产的项目管理门径》（合著）、《纪录片的虚构：一种影像的表意》、《电视节目主持人》。

学术论文：《纪录：在思辨中的聚落》、《与心绪共生共进的纪录》、《以彼为镜：看中国纪录片的研究与创作》等。



刘洁访谈： 解读人生的风景

■ 张同道

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里，中国像一辆战车快速奔跑，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也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元：有人高速前行，引领潮流；有人低头沉思，冷在一边；有人气喘吁吁，落在后面；甚至随着车速的变化，偶尔也有不同位置的人交换场地。人生百态充分展现，人性遭受剧烈拷问。当代纪录片恰恰见证了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：伟大的发展以及发展的创痛。假如媒体纪录片所传达的是宏大的时代主题，那么民间纪录片则表达了多元的生命个体，尤其那些被高速列车遗落在后面的人群。于是，在一幅关于当代中国的“清明上河图”中，不仅有《大三峡》，也应该包括《秉爱》；不仅有“798”里成功的艺术创业者，也应该包括《梦游》里无所事事的艺术家；不仅有“大风车”里天真烂漫的儿童，也应该包括《幼儿园》里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的童年……

纪录片记录了当代中国的“丰富与丰富的痛苦”（诗人穆旦语）。当下，影视是名利场，纪录片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，而关于纪录片人的访谈更是关于寂寞的工作。刘洁博士居然持之以恒地进行了 8 年的深度访谈，访谈人物多达 25 人^①，让我不禁想起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之句。

访谈可以是聊天，也可能是对话，关键在于问话人的水

^① 入选本书的有 20 篇，其他访谈录因种种原因未能被录入。作者注。

准。提问有多大价值，访谈就有多大价值。从收录在本书的文章看，无论学术深度还是美学锐度，刘洁博士的访谈都值得尊重，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纪录片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谈话构成了当代中国纪录片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章节。

世纪之交，中国媒介生态大面积裂变着，橘黄色的情感娱乐秀、黑色的法制节目与红色的主流节目三足鼎立，以秘史、谍战、潜伏、情感等为主体的电视剧横扫字内，纪录片从2000年左右逐步退守传媒的边缘，多数电视频道取消了纪录片节目，只有央视和个别卫视还保留了几档纪录片栏目，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橱窗。然而，也就在此时，DV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民间影像的热潮，轻便小型化、低技术门槛与低价格购置，为纪录片创作打开了一个空间。一批从没摸过摄影机，更没想过制作纪录片的人突然被记录影像粗粝的质感与力度所感召。这正如留学日本、研读经济政策学博士学位的冯艳导演在访谈中所说：“当时对纪录片的知晓程度，仅仅限于新闻简报。在没有一点免疫力力的情况下，我一下子就被纪录片所具有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。”从此，作为纪录片的渡船，DV收割着生活，承载着艺术，成就了一批杰出的DV纪录片作品，如《秉爱》、《铁西区》、《老头》、《梦游》、《希望之旅》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DV赋予了纪录片独立精神与生命意识。

收录在这本访谈录中的人物，既有体制内大名垂宇宙的导演孙曾田、张以庆、李汝建、干超，更有活跃在民间的黄文海、冯艳、梁子、施润玖、周浩、苏青、张战庆等制作人。刘洁摒弃制度门槛，敏锐地搜寻纪录片与生命的内在联络。在张以庆的《幼儿园》里，她发现了“一种生命的整体感”；在施润玖的《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》里，她发现“纪录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”；在胡庶的《开水要烫，姑娘要壮》里，她发现“剧情框架中的生命纪录”；在刘海平的《中国已远》里，她发现“生命面貌的流转”；在张战庆的《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》里，她发现“一种生命的出口”；在冯艳的《秉爱》里，她发现“沉淀出活着的苍凉与自信”；在查晓原的《老马》里，她发现“粗粝的生命质感”；在范俭的《的哥》里，她发现“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”……

“生命”是纪录片的关键词，因为纪录片正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对话。所以，黄文海认为“拍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认识你自己的一个过程，就像修行有很多‘法门’，可能拍纪录片就是我修行悟道的一个最好的‘法门’”。冯艳谈到《秉爱》的剪辑，有人建议她拿掉秉爱看镜头的画面时说，“我直觉，我不能拿掉秉爱看我镜头的眼神，这里面有一种互动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是现场的感觉，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”。

其实，正像制作人与被拍摄者的关系，刘洁与受访导演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精神互动。因此，对话从艺术到生活，从技术到美学，貌似闲谈，实则内含一道红线，环环相扣，情绪饱满。这不仅因为她每次访谈前都反复看片，详细准备提纲，更因为她选片的标准，“全凭眼力、凭内心召唤……突然有一天，明白了！我找的是

‘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精神、尽心之表达、率性之呈现’的——作者记录影像！”

中国的纪录片正在发展着，公众对于纪录片的关注也在提升着，如果刘洁博士允许我提出一点期待，那么希望她的访谈能够进行下去。十年之后再回首，也许就会发现这些访谈已经构成温暖纪录片发展的一份力量！

2012年4月8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

（注：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纪录片中心主任，著名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。）



活态的“刘式访谈”

■ 郭际生

刘洁的第三本个人专著：纪录片导演访谈集汇，即将出炉了。“刘式访谈”正式挂牌。

她让我来个“序”，我立刻推辞。为一个双料名牌学府之师兼博士作序，起码得博导头衔才撑得起资格，京城名流高人何其多。我只本科，编辑一个，纪录片爱好者，竟抬爱让我？……但因为在多半文字里，自己的“过手”角色^①，也经不起她的软磨和执著。

现时的电视理论圈，趋时愈显，见解愈薄，文采愈弱。不少理论文章，穿着“制服”，端着架子，干涩、发柴，就连本该最口语化的访谈文章，也这样。

几年前，看到一篇访谈，仿如“时装”，眼前登时一亮。作者，刘洁。

做学刊编辑，最喜欢看到有灵性的文字，但少有人写。这种文体，评职称时，不被“论文”认可。认为访文，只是转述和传达，是借脑性质。在功利性愈重的当下中国，以“转述”来做学问，并借此晋升，傻了。但偏就有这样的傻，幸甚！“转述”，工夫并不轻简：口语化，原汁味，得要领，才能出亮色，获点拨。看似“简单劳动”，实则“轻工重罪”。

^① 除了第一篇访谈之外，其他19篇皆经郭际生先生编辑并指教，在《南方电视学刊》上发表。每次均以1万多字的篇幅占据贵刊。作者注。

做过这活计的都知，再精彩的谈话，仅实录照搬，那出来只是一个“麻线团”。谈时兴奋，谈后如何拎起？理线、编织、成品，考验着“纺弹”的本事。

时见有些访谈，或清汤寡水，或味同嚼蜡。有些是语境不合，或者只会套用，奥涩费读，简单变成复杂。有些只作“二传手”，看不到内里的互动，划拉文字，徒增信息，分出块块，就出笼了。没有专业的浸淫，窗户纸就隔。真情不到，不入内心，TA就不会交心，敷衍；不事先做好案头，你虽动，TA不互，尴尬。于是明白，访谈的表象是问和答，但实际上，是引和发，是对等的拉话。你原本也是同业，事先对受访人也有了解，只是让访谈有了基础。如果能够入髓入心，拨动思绪的共振，TA就能够拉开话匣，就有深谈。巴金说过，文学的最高技巧，是无技巧。看似简单实则复杂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

正是那篇访谈稿，开启了一处别致的学刊风景，刘洁也跋涉了几年腿和笔的“长征”。一种融合着灵锐见解和灵性脉动的行文风格，为学刊壮了行色。

理论为体，观照为用。但在刘洁文字里，这“用”，衍生出不一样的呈像——

用心。是思维的历练。在人所不察中，她有所察。所谓看和看见，前者过眼，她入心。

用功。是心性的磨砺。在寻觅中，在定位中，在耗时中，且细磨，慢就慢，只求专。

用巧。是灵性的“狡黠”。先观片，继读人。人通百通，以“同类项”或“相似性”，以感同身受，获得信任。访是目的、功利，谈是忘机、情义。结人脉，巧用“地缘”认人缘；走南北，竟然“乡党”处处见。体制内外，都能找到共通性、认同点。文可柔软，武可刚硬。军人家庭，时代文青，江湖闯荡，圈内同道，学者姿名……阅历，知性，就这样转化为资本，成为公关的通行证。这比单一的身份，无疑更好交情。

用韧。是执著的能量。轻撒网，紧拉绳，烟雾里辛苦等鱼踪。不惜食“谷种”，暂“欠奉”。先涉水，蹭会，看片，主动出击的行为，自己垫路费，“逃”会费，获得现场、目睹、交晤的机会。似“实习阶段”，实际进入了“访谈前史”，成为日后的因缘。一旦“三年早知道”，就有了接触的近乎。

用诚。是取信的基础。她的诚意，是以低位进入的姿态，虚心请教，也在其中自我修炼。比她年长者或年幼者，都可以不耻下问，不惜脚力，不计路途，汲取所长。获得所需的同时，也滋养着自己。

用“性”。是自身的优长。性别，性情，性格，柔声慢语可以软化硬言躁心，密友式的“纺弹”，融洽氛围，让彼此双方熨帖气场。时尚的外包装，60后的“骑墙”，女博士的风尚，如此学者做“纺弹”，风姿别样。

或者是这些所“用”，型塑了一种访谈文章的风范。那读文的感觉，好像欣赏着时装。

其实，刘洁以“纪录片是怎样做成的”作一部部题解的过程，也从中逐渐看到了她的访谈是怎样炼成的。访谈本身，也成了一种“准纪录片”历程：冲动，体察，介入，得知，启动。访谈看似是二度创作，其实不弱原创性质。七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排列，就能创造出美妙的乐音。访谈也是，将看似平淡的、琐细的、经意和不经意的行为，随意的表述，经过条分缕析，见出“整理”的功力。以你的识见，进入TA的世界，解读就有了层次和内涵。太极图，因为有了阴阳鱼眼，让简单成为生动。访谈成文后的大小标题，前言后语，就是这“眼”。纲举目张，让碎语有了意义。收放有度，“气口”和“闲笔”，有了情致，有了呼吸，紧致中的舒展，舒展中的紧致。抛开定论和成见，甚至不惜“冒犯”，直面具体的人和片，穿越表象，直抵本原。触发，悟性升华；共鸣，思维延展。做学问，还能与心灵修炼同行，这访谈，就是以个案做“一般”，以个性显人性。

逐步地，立了一种“刘式”：情真包围程式。文本不彰“系统”，悟性不显“理论”，不披逻辑外衣，不拉大题，只做个案。不是“广告片”，只博亮眼；不是“专题片”，观念领衔；不是娱记体、新闻追，但有精神的愉悦、资情的获得。刘是紧盯“人”，做人的探问，对准体制内的个人行为，体制外的独行侠类，为的都是将作者本身的和作品片中的人性释放与挖掘出来。不孤立地谈作品，纪录片人就大有故事。主流纪录片以大做大，个人纪录片以浅见深。虽然都有着良善的愿望，但思维路径不同，表达方式不同。主流媒体需要赞歌，社会受众更愿直面世相。相信直觉，越可以去感受，接近第一手的感受。人文纪录片者，多有艺术家、诗人的基因，片不独特死不休。哪怕身体是体制的，思维却是个人的，这才导致了一批曾在体制里培训过、濡染过、打拼过，最终逃离体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，并相继进入了刘视线。在做关于“片”的学问中，进入“人”的视野，探求纪录片的堂奥。戒表达俗常空洞的“破词儿”，让自己的语言生长。对个体和群体的感受和观察，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家认知和灵性笔触。

还有什么不足？且说一二。开始的“刘式”，有学者、专家的品评。所持不一，在视野中，便多了思考的向度。可此功太大，费时更多，不能贯穿，有点遗憾。顺拐多，逆思少。就呈象而论的多，质疑性、超越性显弱。如果让访谈行文，时有“跳脱”，也迸出个自演的“第三者”，会不会让思考更欢实一点、多维一点、“另类”一点，比“本论”立体一点、深透一点，也更活态一点？

质本洁来还洁去，表达了一种“出世”之质，清纯和坚毅。美之为美斯恶矣，以“入世”的淡定，让心水更清。洁呈单相，法无定则，心主神明，人性通关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游刃于大千世相，在咀嚼纪录片三昧的同时，探讨了人之为人的各种社会性、复杂性，正如《雾谷》：推开了一扇窗。

有一种汤，清亮，料真、味足。广州的一个招牌名食白切鸡，嫩黄清鲜，原汁原味中，皮爽、肉滑，骨有味。烹饪时虽短，“秘水”已浸润，功夫和学问在

其中。

且作“刘式访谈”的启示。

2012年4月15日 于广州天朗阁

(注：作者系《南方电视学刊》总编助理，著名纪录片专业评论者，纪录片导演。)



水中可揽月 镜里能摘花

■ 董子竹

这是刘洁女士第二次邀我写序，第一次是给她的专著《纪录片的虚构：一种影像的表意》作序。其实，每一次我都觉得实不敢当。更由于，本人脱离文学艺术界已经数十年，不要说为学者写序，就是一般的评与论也实难再参与了。只是，刘洁持续8年多的访谈，我一直都是见证者，偶尔也听她叙叙，出出点子。

出家之后，我深感自己原来所从事的所谓文艺评论工作，实在是太虚妄。与其说是评论别人的作品，实不过是借人家的作品为话题，勉强说一点上不摸天、下不着地的“屁话”，以耀武扬威。

今天的人类让一个巨大的假相所蒙混，似乎自己的“心”外真有什么人、什么物，可以供自己沟通、利用的？其实我们不知，不经过自己的感官过滤过的人与物是不存在的，评人即评己，论人即论心。

回忆过往数十年的文艺评论生涯，时时貌似公正、深刻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事实上莫过是自我暴露、自我安慰而已，想起来也脸红。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着意认为今日仍在评论天下大事、国家大事、他人作品的朋友们，说他们都是“自慰”。也许，这些朋友真的是有“他心通”的本事，可以看透别人的心，评透别人的作品。

评论是需要的，但评论本身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、一种和谐，评论家千万不要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，自视伟大。你不过是借这个缘分，审视自心而已。如果不是如此，一切对他人的评论，就只能是水中捞月、镜里看花的“自慰”了。

话题是不是扯远了？不，上面这些话正是作为背景，来对刘洁这个访谈录进行真切的赞扬与表彰。

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我不认为这本集子仅是访谈辑录，它是一种真切的、尊重的、有深意的评论辑录。

也许，刘洁早早地就悟到了上面我所说的道理，她把此评论搞成了访谈录式的，主要篇幅是让创作者能够自说自话，评论者只是对应、点评、引导。这样的评论不简单，一定是有更大的观照才能游刃有余；并且，这样的评论就不再是水中捞月、镜里看花，而是“水中可揽月、镜里能摘花”了。看刘洁的评论，能清晰地听到创作者自己的心声，那不是“真月”、“真花”吗？说实在话，我活了七十多岁，影视评论像刘洁这样写，实不多见。

这种写法不止是把评论写活了，也拥有着一一种清新的文风……不，准确地说，是开创了一种清新的“人风”，或曰“社会风”。

“文革”过去三十多年了，人们似乎已经遗忘那个时代的所谓“评论”，那哪里是评论！几乎完全是宗教裁判所的宣判书。

其实，依我看，这种遗毒在我们这个国家、我们这个民族，并没有真正地消失。你看今之网上，评论是自由了，攻讦也合法了。往往一篇小小微博便可置人于死地。

我以为今天的中国，急需的并不是什么民主、自由，而是“觉悟”。观者们且想一想，如果没有对生命本体的觉悟，民主、自由能是什么？刘洁能如此坚韧，并清晰地呈现出一种清新的评论文体，我看这正是她“觉悟”的成果。

在评论他人的作品时，充分尊重他人，这不是一种“觉悟”又是什么？释迦曾说众生不成佛，我永不成佛，不正是此味道吗？天下事皆是“因果互相酬”啊！刘洁与她的访谈对象亦如此。

到这里，真的是说远了。但是，我想刘洁这本书给各位读者的，除了体悟纪录片创作的情境和思辨之外，是否也应该有我说的这点点“意思”呢！

2012年5月7日

董子竹于南昌正邦阁

（注：作者系文化研究学者，曾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、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、江西佛学院客座教授，著有《论语正裁》、《老子我说》、《论语真智慧》、《圣经新约东方解》、《圣经新约东方解》等著作。）

目 录 CONTENTS

刘洁访谈：解读人生的风景	张同道 / 1
活态的“刘式访谈”	郭际生 / 4
水中可揽月 镜里能摘花	董子竹 / 8
面对空空的镜框	
——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	/ 1
《幼儿园》：一种审视的方式	
——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	/ 18
《老宅 2003》：让自己的语言生长	
——纪录片编导李汝建访谈	/ 37
《房东蒋先生》：在个性的舒展中呈现	
——纪录片自由创作者梁子访谈	/ 56
《雾谷》：只为推开一扇窗	
——纪录片编导周岳军访谈	/ 75
《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》：纪录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	
——纪录片编导施润玖访谈	/ 90

《白塔》：凝视另一种生存 另一个江湖	
——纪录片编导苏青访谈	/ 105
《台阶》：延展着形式的意味	
——纪录片编导费佑铭访谈	/ 119
《开水要烫，姑娘要壮》：剧情框架中的生命纪录	
——纪录片编导胡庶访谈	/ 136
《船工》：诗性的完整	
——纪录片编导姚松平访谈	/ 152
《梦游》：弥散着荒诞的世像	
——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	/ 166
《毕摩纪》：直抵心灵的情绪穿越	
——纪录片编导杨蕊访谈	/ 184
《高三》：用成长造句	
——纪录片编导周浩访谈	/ 201
《化蛹为蝶》：一种挣扎的美丽	
——纪录片编导王冬冬访谈	/ 215

《中国已远》：生命面貌的流转	
——纪录片编导刘海平访谈	/ 229
《活着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》：一种生命的出口	
——纪录片编导张战庆访谈	/ 245
《秉爱》：沉淀出活着的苍凉与自信	
——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	/ 260
《老马》：粗粝的生命质感	
——纪录片编导查晓原访谈	/ 274
《的哥》：折射生命的万象之镜	
——纪录片编导范俭访谈	/ 291
《红跑道》：谁人的起点 谁人的梦	
——纪录片编导千超访谈	/ 308
参考文献	/ 323

后 记	致友人的一封信	/ 329
	致谢	/ 335

面对空空的镜框

——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

【访谈背景】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一些电视人的意识有所觉醒，他们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，眼界渐开。到了90年代初，当电视摄录一体化的设备在中国出现后，电子技术赋予了电视有别于电影的特色与本质——纪实性，它在声画合一中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。至此，中国的纪录片的叙事形态开始从苏联老大哥传授来的“画面+解说+音乐”的单一模式中突围了。

当纪录片《望长城》吹来了纪实的清风时，在“宣传”和“说教”中昏昏欲睡的人们惊呼：纪录片还能这样拍！纪实的风潮，从此涌起。

回顾这20多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所走过的纪实道路，觉醒的意义更大于其过于强调纪实的偏执。应《电视艺术》编辑的邀请，围绕着这个主题，笔者曾对纪录片编导孙曾田做了一次长谈。

1992年，孙曾田创作的纪录片《最后的山神》，获得了1993年“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大奖”，而且也中央电视台赢得了第一个纪录片国际大奖。该片还获得了1995年第九届“帕尔努”影视人类学电影节特别纪录片奖。随后，孙曾田在1997年创作的纪录片《神鹿呀，我们的神鹿》，再次获得了1997年十一届“帕尔努”传记片电影节评委会奖等大奖。^①

① 本篇访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。